金陵集

碑銘　墓碣

八

金陵集卷之十五目錄

碑銘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碑銘

高麗按廉使司諫院左正言金公神道碑銘

惟金氏承朴昔之後王徐羅傳三十八世至敬順王以國讓高麗其子孫散在四方多仕官名德爲大族而其在上洛光山者其譜系最舊且顯公之世始居上洛後稱爲花山人高宗時有曰方慶官翰林學士加太尉平章事嘗止蒙哥篤於椒島禁不得獵鹿平珍島耽羅再征日本有功如元賀聖節帝設宴太淸

宮使坐亡宋羣臣上賜虎頭金牌陪臣帶金符自太
尉始是生恂判三司事謚文英是生永煦左政丞與
兄永暾靖曹頔亂封功臣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百官
皆走匿獨衛王不去是生蕆知密直司事於公爲高
曾祖禰四世公諱士廉自號梧隱居士少志學問富
於文詞恭愍初及第官至按廉使與鄭文忠公夢周
李文靖公穡相友善俱以直諫著名辛旽用事王及
公卿大夫皆傾事之十四年加旽壁上三韓三重大
匡集賢殿大學士賜守正履順論道爕理保世功臣
號王數微行其家擊毬作燃燈會賞賜銀缾鞍馬綾

羅繡緞以千數公上書言貤非正人後必亂政高麗之社稷將不得血食矣當是時左司議大夫鄭樞右正言李存吾言貤事樞貶東萊存吾黜長沙監務朝野惴惴莫敢言者而公獨論之如此直聲振國中矣及我 太祖大王受禪公遂逃隱于清州未嘗向漢南而坐每自誦曰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太祖拜公爲司諫院左司諫屢徵之不起遂轉入陶山益閉戶絕賓客臨沒顧諸子曰我麗朝舊臣旣不得匡君而存國國亡又不能以身殉之天下之罪人也何面目歸拜先王與先人乎我死葬深山中勿封

土竪石子孫已仕者戒勿復仕　本朝其他官蹟生卒墓隧皆佚不傳其傳於野史遺乘者只如此公卒後三百餘年後孫始得石墩中誌文審爲公墓今在清州治北陶山子坐之原　肅宗四年鄉之章甫議建公祠于松泉而俎豆之後三年儒生李澤夏等一百二十人詣闕上疏請宣額　命下該曹稟處會朝廷有事不及施行公轍嘗撰高麗名臣傳得吉再趙狷南乙珍元天錫徐甄及公列之逸民再以門下注書麗亡不仕隱善山狷名從犬自以國亡不死猶犬也被髮入智異山以終其身乙珍　太祖潛邸時舊

友也及即位必欲致之屢官不起 上嘉其志封其所居地爲沙川伯天錫甄或居原州或居衿川時人欲以亡命罪之 上曰此夷齊之流也幷赦不問又得杜門洞諸賢若干人幷附之編嗚呼當高麗革命之際全節成名之士衆矣而鄭麟趾撰史傳皆闕而不著此豈 聖祖之本意哉當時諸臣嫌疑旣深使其人泯沒而不傳是將何以激勸於來世耶可悲也已今公之幾世孫偀來請銘公轍乃載諸公之事於其末欲其幷垂於不朽讀者謂碑而史也其知言哉公娶順興安氏政堂文學順成君元崇之女生五男

一女長侃按廉使㳂湋正郎㳂澍節度使㳂瀹少尹
㳂湜佐郎女適牧使馬希遠少尹一男遇周知州事
其子孫令至十七八世不絶銘曰
暨暨太尉功鉅德厚再征于倭耽羅稽首名聞中國
金符煌煌公承厥緒玅年蜚英斥彼奸戝辭嚴義明
聖祖龍飛豪傑雲從與公同志曰有文忠文忠旣殉
公隱山中我其罔僕靖獻于　王璽書屢徵公志愈
貞殷有三仁于周有光上黨之原有高四尺勿封勿
樹自晦其跡邦人之思曷有其極螭首龜趺刻在墓
門百爾君子敬此銘言

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右賓客謚貞敏南公神

道碑銘

孝宗五年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

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右賓客南公

銑卒　上震悼不視朝教曰南銑賢臣也日在予左

右補益弘多不見數日而卒甚用傷盡近臣有視公

殮者白　上曰銑位上卿兼任八道觀察使而生無

家死無棺賻襚之儉寒士不如也　上惻然動容命

禮官度支致祭贈賻又加賜米鈔以庀其喪逮　肅

宗嗣位命選清白吏領議政金文忠公壽恒奏言
宣廟時有李後白 孝廟時有南銑後白守節清苦
如趙抃銑居官簡重關節不行雖包拯無以過也敢
以二臣爲薦 敎曰可公字澤之其先唐鳳陽府人
始祖諱敏天寶中按廉日本漂海至朝鮮之嶺南仍
居焉號爲英毅公累世至樞密院直副使諱君甫葬
于宜寧子孫遂爲宜寧人 本朝有諱在佐 太
祖開國策功至上相謚曰忠景忠景孫直提學諱簡
直提學曾孫漢城府判尹諱孝義俱以清名推望顯
世宗 中宗時考諱復始茂朱縣監 贈議政府左

贊成姚金氏　贈貞敬夫人議政府左議政慶林府院君忠翼公諱命元女也公幼有異質不與羣兒相追逐遊戲能自折節讀書慶林公嘗稱之曰眞他日宰相器也以進士游太學時光海遷　大妃于西宮相臣李爾瞻等日夜煽蜚語危脅　兩宮閭諸生亦希旨上書言　大妃當廢者甚多公獨斷斷持正議不爲之屈已而得削籍去　仁祖反正公以掌議首論諸和附者聲罪而討之餘悉情罰相平士論洽然歸之當是時慶林公以文武全材勳在　王室一時論議皆出其門而公又少年頴發出入諸生間名論

最高卿大夫皆想聞其風采而雖遠方之士莫不以
一見其面以爲榮故公自少賤時名重當世初除
泰陵叅奉叙典牲署奉事李适叛扈駕入雙樹山城
亂平陞敦寧府主簿由戸曹佐郎出爲黃州判官拜
司僕寺判官尋出爲高山縣監觀察使以善治聞賜
表裏諭曰爾爲治綜核吏畏民懷予庸嘉之 仁祖
七年擢文科拜司憲府持平尋遞 上以公前任高
山有能績仍 命還畀縣民歌舞之明年諫官缺
上命銓曹用郡縣吏著稱者補之於是入拜司諫院
正言時趙淑儀新入宮愛幸公同司諫趙廷虎上書

論之忤旨黜補安岳郡守兩司多言其不可罷皆不報劉興治鎭椵島督府將士多不戢州郡騷然公至郡與督府相見立條目校卒出民間橫暴者幷斷以軍律從事以存兩國約條公素善漢語問對條列不用筆牘能開說曉然督府異之其後有犯者輒縛來決大棍驅出境外督府雖時恚恨然旣與公約不敢言乃相戒曰愼勿踐南老爺境此長者不可犯也旁邑民被掠亦詭稱南老爺境民輒揮手捨之而去居四載郡大治　上諭之曰爾律己剛嚴斷獄平允治爲第一又賜表裏以寵之未幾遷爲海州牧使郡人

上書願納米千斛留公一年朝廷以循吏不宜専試
一邑不聽於是兩邑民相與迎送於界一釋左纛而
退曰賢太守去矣汝等何奪焉一執右纛而進曰賢
太守至矣吾屬何憂焉海本土饒多豪族公一以法
繩之勸民農桑躬自勤課於是民皆趨赴田畝獄訟
衰息御史以聞　上嘉之翌年觀察使缺　命公代
之遂進秩爲通政大夫始公去安岳督府將士復出
剽刼民不堪命聞公復至帖伏不敢出一聲列邑賴
以晏然秩滿　命仍之久之召拜戶曹叅議十四年
淸入寇　車駕幸南漢命公以副元帥兼贊畫使留

守京師　昭顯世子質瀋陽大臣以爲關西介於邊鄙要地新經兵革衆應繁重非遣重臣而鎭之不可特薦公爲平安道觀察使淸兵所至搶掠道無留者公內撫外綏咸得其宜具蓄貨幣束芻以資　世子行厨輜重又請於廟堂得常平錢幾緡贖還俘繫男女數千口關西政淸公少踈放有大志常以文學氣節爲己任及國家多事　上每以吏事委公公亦更爲綜理嚴密之政所至輒覈黠吏豪民之爲不法者按致其罪而常緩於小弱恶於豪彊諸貴戚大臣雖爲請亦不顧也由是不悅者衆未幾有蜚語謂公以

酒色廢邊事於是言者劾公罷職奪一資居二年始
敘拜穩城府使明年陞爲南道兵馬節度使穩城居
塞地窮絶公由亞卿左遷受節制然怡然無幾微色
三甲山堡千里幽阻官吏鮮有至者公春秋巡省勞
問疾苦戍卒有飢寒者皆賜衣食一以撫摩調柔爲
治諸將請曰公在西則嚴在北則寬何前後之異也
公嘆曰北人去　王化遠不知親上事長之義不素
交以恩信緩急何所恃耶入拜禮曹叅議承政院同
副承旨遷全羅道觀察使郡縣素聞公威名墨吏多
望風解印而去時淑儀田庄遍湖南民之逃賦役者

皆往萃焉公卽按簿盡知之歲末修軍案輒披籍舉
姓名以編之無一人敢匿者屢被嚴旨而不爲沮尋
以承旨召還又坐事罷會關東大饑　命公持節往
賑之歲滿入爲兵曹叅議奉使赴燕京還復進嘉善
大夫移司諫院大司諫湖西盜賊起又出公爲監司
鎭撫之公務以威信觧散居歲餘盜賊禁止秩滿復
入爲大司諫轉禮曹叅判都承旨出爲京畿觀察使
公嘗言居官貴罕言而絶干謁若多設譏詗而察人
情僞者不如我自得之尤善於鉤距之術設有民訟
田者則先問釜鼎已又問牛馬然後及田採探事實

以類推移則知田之所在十不失七八矣惟公能至
精行之後至而效法者皆莫能及也　孝宗初卽位
拜司憲府大司憲上疏論時事觸　上怒削職數月
復爲大司憲復出按嶺南居二年入爲掌隷院判決
事　孝宗察其能盡職　命銓曹勿許遷官久之擢
授刑曹判書是年入者社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事五衛都揔府都揔管提舉宣惠廳備邊司公雖
老矣性能耐劇不留事每坐府帶鞶韄治文書剖決
如流至暮必燃燭視其案無留牘乃起朝會之日必
晨起冠帶聞鍾聲卽行同列莫有先者由司寇遷禮

曹判書議政府右叅贊遂進爲大冢宰力辭免兼
世子右賓客與修　仁祖實錄未幾遇疾卒于家壽
七十有三用明年正月某甲葬于楊州之東海谷貞
夫人都氏郡守元亮之女無子有二女長適郡守鄭
榮漢次適敎官朴乃文側室有四子得華得八得星
得漢公性孝友贊成公常患脚痺公出入必負之家
貧菽水不繼而贊成公食必有甘膬與兄弟處終日
無違色怡怡如也公剛嚴遇事能斷義有當爲毅然
有不可奪之色在官刻厲爲廉雖一芥未嘗苟取也
至位宰相服食器用一如布衣時晩節歸老至無屋

以居寓於維楊村舍者久之得俸錢悉散之民有識之者曰南某屢典藩邑而使其妻子飢餓將死士大夫雖稱其廉吾不知其仁也公笑謝曰吾愛妻子豈誠不及於人哉爲政知所先後必去其害民者民樂其不擾去輒思之性喜飲酒然任事在外賓客未嘗見其醉也對吏民治事沉深有思慮人莫能窺其際怒輒嗔目張鬚髯府中奔走股栗諸將以下給事左右終不敢仰視也公深於經術晚而好宋朝諸賢之爲人取其言行樂與人道之盖公平生事功有庶幾者云始公在北闕侍妾製衣布袴以進公久乃覺之脫

而掛諸官架曰吾終不以一物負此心旣去百餘年
吏民取而傳看曰此南相公衣也至有流涕者嗚呼
公眞淸吏也非平日恩信入人之深者惡能如是乎
不然則簞食豆羹之不受不可以語其廉也銘曰
南肇于唐厥有顯人分封於寧世比陪臣樞密維踐
忠景承之忠景元老實維太師 仁祖龍飛公與時
逢釁舍昌言折彼奸凶晩揚 王庭有謀有猷 王
曰材臣予伯予侯南民告饑公往賑之西賊猖獗公
往討之人欲公壞 上任公成公曰 聖主知臣之
明一心報國敢私毫髮鏘鏘玉珮何志之潔煌煌金

鉞何績之偉公老在內日侍黼扆曰彼司寇匪臣攸
處曰玆冡宰匪臣攸據幅巾歸第行槖蕭然樽酒圖
書望之若仙三命雖榮循牆爲難百能雖備善止爲
難君子令終自求多福我作銘詩俾刻于石

判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大提學 奎章閣提
學 世子右賓客謚文景黃公神道碑銘

正宗十一年二月癸亥判中樞府事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提學黃公卒
于第計聞 上輟朝以公有甘盤舊誼給柩材賻物
庀其喪 御製祭文令禮官臨讀奬其文章甚盛四

月庚戌葬于長湍沃陰之原將返虞又 下教內閣

曰置閣之初黃某首入爲提學閣臣宜往吊諸學士

承 命出迎哭于郊仍相與語曰公亡而 先朝文

章之士與我 殿下東宮之舊臣今無在者朝廷空

矣公諱景源字大卿自號江漢遺老南原府長水縣

人也黃氏之先出自新羅門下侍中諱瓊其後遷徙

顯晦不常入我 朝有諱喜相 世宗致太平謚翼

成五世生諱廷彧大提學封長溪府院君曾祖諱暉

三登縣令 贈吏曹叅判祖諱處義 贈吏曹判書

考諱璣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權氏 贈貞敬夫人

公少彊學兼晝夜讀書不輟 英宗三年舉生員與恩津宋公文欽遊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三禮春秋明年丁憂客廣陵益讀司馬遷韓愈歐陽脩之書遂盡究古作家旨義服除從李文簡公天輔吳文穆公瑗及公轍先君子相講磨文章日進名聲益振一時公卿先達多屈軒車來訪至遠方人士以不一識面爲媿初補義禁府都事陞直長十六年中增廣丙科薦入藝文館檢閱 上嘗出內府古史問筵臣以印首廣運之寶是何代璽也公對曰此 明皇帝之璽也筵臣疑焉及退考會典得璽號以奏 上心識之後

屢稱公爲讀書士公之受知自此始宰相宋寅明議
罷翰林薦更立會圈法公言翰林焚香薦代不告於
人主不謀於宰相今 殿下欲使宰相主其選而進
退之是宰相權重而無所忌憚史法浸亂慮患之道
不可以不遠也 上怒罷公職敘拜侍講院文學改
司諫院正言冬彗出東壁差測候官二十年拜司憲
府持平公嘗謂 毅宗皇帝當躋祀皇壇乃上疏曰
崇禎二年南漢被圍 毅宗皇帝詔摠兵官陳洪範
帥山東諸鎮舟師往救之師纔出海而圍已解雖無
成功其德不可忘也昔周子突受命於天子赴衛國

之難而不能救然春秋書王人子突救衛以予其功
取其義而已矣洪範雖卒無功　毅宗救屬國之義
與周天子無以異也今皇壇躋享　毅宗增定樂章
使先帝出師之恩宣揚於擊拊之間然後可以章大
義於百世也是時明亡且百年士大夫狃安已久以
公言爲迂闊入弘文館爲副校理改修撰皆不就九
月拜吏曹佐郎禁衛營辟爲郎拜舍人兼校書校理
漢學教授乞養出守順川修孔子廟集諸生行鄉飲
酒鄉射禮明年召拜校理公嘗與副提學尹公汲合
啓論李光佐趙泰億罪至是大司憲李宗城引師生

之義訟光佐公曰師生義重苟欲辨明之則職無內外當廷論之始發也宗城觀察北方建旂纛陽陽如平常歷三歲爲憲臺始訟其寃亦見其謬也　上曰黃某之言宗城聞當自服　下教罷宗城職進公爲應教會有鞫獄充問事郎時　上御金商門怒黨人不奉旨掌令金霔等遽停光佐泰億等啓公奮然趨上鄭相錫五以袖遮公曰何故上耶公曰有啓辭遂進伏榻前啓曰臣等前所論光佐等事今無故寢之臺閣之恥也　上大怒曰予欲斬一二黨人之首久矣乃以扇擊案數四聲震帳中羣臣望見　上顏色

無不惴惴爲公懼而公侃然爭益堅　上久之意解罷霆等又拜應教兼輔德公復爲　上言　毅宗當祀皇壇且曰崇禎時顔繼祖具奏屬國失守狀　毅宗不以不能城守責屬國而反責繼祖不救其所以憫仁屬國者至矣烏可以師之未至而遂揜其出師之恩耶文正公宋時烈臨命托其門人立廟於華陽祀　神毅二帝而今皇壇不祀　毅宗何以慰天下之心乎　上命公至前讀明史至　毅宗出師事　上泣數行下立遣使問諸山林之士閔公遇洙尹公鳳九韓公元震宋公明欽皆言當祀於是　下教祀

毅宗於皇壇更定樂章公言儀禮天子適諸侯必爲壇宮宮者壝也壇三成方十二尋壇上有扆以正天子之位壝四門方三百步壝上有旂以正諸侯之位然後諸侯立壝上北面而拜以享天子今　王朝爲壇壝以祀天子則宜象壇宮之制壇爲十二尋壝爲三百步爲可　上問受胙儀公對曰　皇朝禮凡親王子弟之國祭仁祖北鄉受胙今　殿下之享先帝猶親王之享仁祖也皇壇受胙當北鄉　上又問禮畢瘞牲幣當否公對曰古者陽祀燎牲幣陰祀瘞之今皇壇亦陽祀也牲幣可燎　上頗聽納擢東萊府

使請置子弟衛不報明年秋入承政院同副承旨大
司諫李公存中論金尚魯十罪投巨濟公上書救李
公坐罷職未幾出尹慶州久之召爲吏曹叅議轉大
司成明年陞嘉善拜都承旨出爲安邊府使持平趙
曮劾公少附李文簡公至是文簡公去朝而曮詆公
甚力公遂棄官歸田里海運君槤使燕中公爲副拜
藝文館提學除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事遷吏曹叅
判會布衣李涏上言繫獄公見涏上言而不禁亦被
星特　命減死流巨濟栫棘明年五月敎曰皇壇幷
祀　毅宗黃某之功也　命放還三十九年三月

上親幸皇壇仍流涕 下敎曰此人終不收敘非此日之意也卽夜 命敘用時籩豆未撤而鍾鼓猶在壇也冬起拜豐川府使久之 命內移四十二年以吏曹叅判兼守兩館大提學臺諫金養心洪相直相繼詆公考試不公公退居長湍封疏乞解不許除世孫右副賓客冬擢授刑曹判書明年留守沁都召拜禮曹判書又出爲京畿觀察使入拜右賓客 王世孫作宋史筌令公撰史論及奏賜手書曰文章動人饋蔘椏二兩豹皮一令 正宗卽位始判吏曹陞崇政坐誤舉 獻陵令罷 奎章閣成公首入爲提

學時 國家討洪麟漢鄭厚謙等諸賊沮遏聽政之
罪公上疏請遵闡義昭鑑例撰成一書以明亂逆本
末 上從之元年與編明義錄三月復拜大提學洪
國榮方用事圖爲大提學公薦其叔樂純而不薦國
榮國榮銜之嗾人劾公公屢上章乞骸骨後入見
上懇請致仕 上曰卿 先朝老臣予不欲捨也會
修 英宗實錄又改修 景宗實錄公皆與焉加崇
祿七年又拜大提學進輔國判中樞府事公爲人樂
易好善尤篤於宗族朋友與人談笑目光熒如也性
又喜士有能爲古文懷遠大之志者雖少賤傾身以

禮不自知年位之高也文章醇潔博雅深得太史公
格法東谿居士趙公龜命嘗言東方作者雖盛而步
驟不合於古獨黃某之文能一變今人之陋反之於
古雖進于中國可無媿也公享年八十初娶青松沈
氏再娶寧越辛氏皆封貞敬夫人無子取族子馨爲
後側室子三人稱稜稺公在翰林見張廷玉明史歎
曰昔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周室雖微猶書春王正
月者明大義也弘光隆武永曆三帝擁戴江南海內
忠義之士悉奉正朔而廷玉列之諸王是非夫子正
名之意也乃起自弘光訖永曆十六年爲南明書三

本紀四十列傳藏于家又嘗著陪臣考自死節死事以及　孝廟時議北伐諸人爲列傳三十年書始成在館職乃編次洪武以來天子璽書之賜　本朝者爲四卷作跋尾二卷藏館中公卒四年而文集成當時之士騖於科臼功利之學不知公所爲古文爲何書十餘年來稍稍有好之者列於國朝三四諸大家之數其論自公轍倡公平生以文章及尊周大義受知　兩朝致位崇顯沒乃予諡文景其法爲勤學好問由義而濟豈不美哉銘曰

維古於文曰必修辭純潔爾雅有矩有規繼玆絶學

非公伊誰馬法班筋起羅麗衰孰譏摹擬必傳無疑
春秋既遠人不尊周力扶大義任以己憂雖則空言
功莫與侔我　王曰噫讀書之士聿修壝宫祀我
天子何以寵之冡宰太史讒咎既多公請致事　王
曰老臣欲與圖理生榮死哀實有終始君子愷悌受
天多祉刻銘墓門垂示百禩

禮曹叅判兼同知　經筵事弘文館提學五衛
都摠府副摠管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宜哲字原明其先龍仁人也父世雲刑曹佐郎
贈吏曹叅判大父諱瀜岳陽川縣令　贈吏曹叅議

曾祖諱後老刑曹佐郞　贈司僕寺正高祖諱士祥
承政院同副承旨　贈禮曹叅判妣成氏　贈貞夫
人公幼沈重喜讀書甫成童已通六經子史以成夫
人命執贄往學于李文正公縡文正公一見知其爲
遠器勉以性理之學公亦不肯以俗士自名時屈首
就公車而非其志也　英宗三年擧進士補　長陵
叅奉移童蒙教官遷軍資監奉事二十四年中庭試
拜承政院假注書入藝文館爲檢閱　上謂筵臣曰
李某經學之士也　命居館中讀書後因特旨陞六
品拜司諫院正言時吳瓚李存中俱以言事獲罪公

上疏救之又言李宗城嘗受學於凶魁李光佐不可爲相　上大怒謂出於黨心　命焚其章于闕庭黜補大靜縣已而又因其地投畀勑州郡倍道押付公謫居在絶島溟渤之中蛟鰐所窟水險土惡而處之晏如列書朱子講法于座右刻意誦讀明年赦還益閉戸謝朋交泊然無當世之志敘拜正言移侍講院文學轉司書　莊獻世子代理國政公數上書勉睿學翌年又除司書因大臣言　命久任出爲北道兵馬評事拜弘文館副修撰陞校理憲臣柳鼗論文純公朴世采從享之過　上命刋仕版公上劄爭之

除吏曹佐郎兼東學教授　貞聖王后甍差　山陵
都監郎廳將行上書　東宮引先正臣李彦迪於
仁廟因山前勸　上開講筵故事乞勿以哀疚廢學
頻接宮僚討論經義末乃惓惓於誠意克己之道
世子嘉納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出爲寧越府
使入司諫院大司諫連除兵禮二曹叅議又出爲安
邊府邑舊有巫覡禳除之祀公出令一切禁之但春
秋一祭土神如家禮大興學校以教諸生北俗貿貿
人不知學興自公始後二年復拜大司諫是時　上
慨然憫朋黨之弊益擢用一邊諸人以固蕩平公入

對言頃年三司之論非出於私好惡而　殿下於發
啓者疑其黨然則停之者獨非黨乎聖人之心湛然
虛明及其應物各中其節是爲敬也此於晩年保嗇
之方尤有所益惟　殿下留意焉除淮陽府使歲餘
遞歸嘗以承旨入侍　上曰承旨性恬淡寡慾予嘗
貴之問年今幾何對曰六十八矣　上愕然曰老矣
未幾　命加資陞都承旨又數日特授工曹參判兼
副摠管轉司憲府大司憲拜成均館大司成湖南儒
生柳迪上疏論裕昆錄被竄公疏救迪　上下嚴敎
削黜旋配珍島旣宥還　上意久未解大臣乘間言

某有學問宜爲 東宮賓客 上不答 王世孫見
公所撰諸書謂銓官曰李某實合爲賓客在予左右
頫鄕借啣至是大臣又薦之始擬左副賓客然 上
猶靳點陞嘉義授戶曹叅判由都承旨拜禮曹叅判
兼同知 經筵事 英廟昇遐公爲 上言居喪未
葬宜讀禮今經筵宜講儀禮 上嘉奬命以儀禮進
講鄕儒爲洪啓禧建書院請賜額于朝 上召問公
公言臣少師文正公李縡而啓禧則未嘗受學於縡
縡又斥其爲人今以其學謂傳道統而建書院者亦
一世變也 上下教毁其院 上問因山時朝祖儀

公言宜依古禮奉柩朝　廟不可顧小節不便又問
科制變通當否公言宜罷科擧專用三代學校之法
不然則且倣朱子貢擧議三年大比外幷宜停罷言
雖不用而識者韙之拜弘文館提學授同知中樞府
事至是公屢乞致仕不允以戊戌八月二十四日卒
壽七十七公初娶白川趙氏再娶達城徐氏有二男
普翰進士普衡側室子普勛公爲人樂善尤篤於倫
理自少有志洛閩之學讀書著述未嘗以榮祿縈其
懷居官纖芥不以非義取及歸飄石屢空出則敝袍
羸馬蕭然如寒士街市人指以言今世不知錢宰相

惟此公一人安邊人士至今畫像而祀之文章醇厚
有劉向曾子固風所著有文庵集二十卷四書講義
儀禮訓義周禮要義春秋精義易傳精說朱子典要
朱書劄疑後語翰林秘史藏于家始洪啓禧建均役
議公貽書言昔魯哀公以十稅二有若請減其一今
減布法雖善斂結錢榷魚鹽二事不如勸　上節用
而足國公其深思之啓禧不從新法行未三年東南
州縣大紬河魚不上民多失利公聞之嘆曰聚斂之
政將罔民而入於塗炭之中其禍必無類矣後果如
公言銘曰

顯允李公貌古而淳不求人知讀書飭身晩登科第
揚于 王庭諫省初章厥有直聲出入經幄獻替以
誠公歸自東鬢髮已皓 上問其年惜其將老 正
廟嗣服首被隆知有疑則詢有事則諮公引經禮不
以苟隨曰臣之言得之於師人謂公迂公亦不辭觀
今之士日騖功利我思李公古人之志博士作詩竪
于墓隧

禮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諡靖僖南公神道碑銘

惟宜寧之南以按廉使諱敏爲始祖按廉嘗仕於唐

使日本漂泊來新羅仍居焉子孫遂爲新羅人其後忠景公諱在當高麗政亂佐我　太祖大王開國賜功臣鐵券又受遺教輔　太宗有勞有勳實有終始配享　廟庭公忠景之十三世孫也高祖諱斗瞻兵曹叅知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翊慶尚道觀察使贈吏曹叅判祖諱尚熏星州牧使　贈吏曹判書考諱達明掌苑署奉事　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全州柳氏牧使以升女用公貴得　贈考妣封爵公以判書公弟儀賓都事　贈吏曹判書諱近明第二子爲判書公後妣貞夫人全義李氏府使　贈大司憲萬

封女公諱泰耆字洛叟以 肅宗二十五年己卯生
自髫齓已具長者器尤頴悟讀經史不甚刻苦劬業
而大義能瞭然也甲午戊戌連丁憂弱齡哀慕幾死
孝 英宗八年擢庭試文科隷承文院副正字出補
自如道察訪翌年入承政院爲注書記注明敏手鍮
硯出入殿陛 上目屬之陞成均館典籍遷兵曹佐
郎明年拜司諫院正言遭父憂服闋拜司憲府持平
自是周流兩司無虛歲除侍講院司書出爲全羅道
都事檢諸郡田還途拜正言授北道兵馬評事監賑
飢民及還上疏論北關便宜十三條如移吉州觧鏡

城六堡爲一鎭以當兩路要衝禁咸州以北行錢改定開市節目等事皆便於民國公又居北疋馬行蠶叢鳥道三千餘里周覽形勝採訪謠俗固已籌之熟矣而廟堂多未施行識者惜之一日入侍　上曰近日予精力甚衰難於作事太息久之公進曰方今儲嗣尚幼天灾告異百隷怠慢所恃者惟　殿下一心而乃有此教將柰　宗社何願　殿下益加奮厲以基太平萬世之業不然大臣諸臣皆當退去雖在何益　上曰南某素慷慨所陳能如此自是　聖心爲少移歷吏曹佐郎與修續大典除文兼宣傳官出守

天安公臨政淺然務撫摩爬櫛戢吏胥輕賦斂政大
行明年將歸郡人訴于備邊司請留大臣奏仍之拜
侍講院輔德選弘文錄及都堂會圈有沮之者不與
改司憲府執義二十三年充通信副使赴日本時公
弟判書公泰會叅判公泰著再從弟淸獻公泰齊皆
登朝列於侍從亞卿 上亦頗傾嚮用之時人多不
悅方渡海一夕船中失火燒蔘幣公上疏引罪批旨
慰諭關白名恤灾贈給甚優公固辭不得狀留萊府
以聽 朝家區劃及歸陛通政大夫除承政院同副
承旨臺諫言公不能戢下盡燒蔘幣請勘以法 上

不聽拜江界府使辭遞又拜甲山府使以戶曹叅議召還時有犯越界者將遣使查究　上曰南某質實宜遣大臣亦言其可人又有言蔘事者公惶恐不膺命　下教促送之及竣還　上喜曰人謂某不可而予則知其能善辦今果然矣拜東萊府使不赴二十九年授義州府尹至州講軍實修邊備未朞師貞人和又築白馬山外城置楊下屯田歲收穀數千斛以紓民役及還民皆流涕而送之三十一年拜司諫院大司諫坐事罷時逆獄起公慨然曰吾受　上厚恩不可以罷散不言乃上疏陳懲討之義又言李光佐

趙泰億崔錫恒爲亂逆窩窟馴致今日之禍請亟正王法以洩輿憤焉　上批嘉奬叙拜左承旨後數日特擢都摠府副摠管又未幾授海西觀察使召爲都承旨間歷兵刑曹叅判漢城左右尹承文院提調三十八年擢拜禮曹判書兼內醫院提調於是謗者又起而詆公幷論公弟泰會久而不已　上曰予用某兄弟非私也向除大宗伯時必知有忌惡之者予已料之矣公屢引病不出其或迫而暫起而亦不久也除知義禁府事拜刑曹判書明年又拜漢城府判尹以癸未三月二十四日卒壽六十五訃聞輟朝二日

下教傷盡甚至葬于楊根郡竹渚坐甲之原後幾年
贈謚靖僖又幾年　上追思公官其子爲敎官公白
皙長身每立班行風骨爽然持論公平不詭隨人爲
俯仰立朝三十年所踐歷多出　上特簡駸駸嚮用
至卿列世亦因此多側目往往將微事乗其起而甚
焉公夷然曰寵辱固相隨也性廉平居州府約於自
奉而厚人晩年益杜門不喜與朋交徵逐對子弟諄
諄戒躁競雖一日十見不易此語皆竊嘆以爲古名
家言行不是過也值　上謁　廟陵病不能從則必
明燭起坐至曙聞還宮然後始寢病亟猶手閱文簿

判署不倦家人諫止之公曰一日在職當盡其責也
公善詞章筆札所著有竹裏稾若干卷藏于家配貞
夫人李氏通德郎萬徽女男殷老郡守女適洪秉喆
進士郡守男履久銘曰
公惟厚德貌頎識明確于吏職敦于士行受　聖主
知自致功名維時羣從同列朝右高幢朱輪比宋五
竇　眷庇寀隆讒說莫售公自感激不憚奔奏維其
有始以有其終維能有約能受其豐刻詩貞珉表厥
墓宮

司憲府大司憲俞公神道碑銘

公諱彥民字伊天俞氏本爲杞溪人七世祖諱絳戶
曹判書方陳復昌尹元衡用事守正不附幾及於禍
曾祖諱晳繕工監監役　贈吏曹判書祖諱命弘禮
曹判書爲　肅宗名臣辛壬士禍作退居湖中之竹
里卒諡章憲考諱受基以孝　贈司憲府持平及公
貴加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金氏農巖文簡公昌
協之女也公少受學於章憲公事君行己剛直自任
尤好名論至義有當爲人莫能奪也先是　英宗末
年特旨復賊臣李光佐趙泰億崔錫恒官趙忠翼公
孫榮順上疏陳不仕之義遂下鄉　上大怒竄榮順

絶塞促兩司請加律除公都憲公慨然曰榮順所言國家大義理也此豈可誅耶卽日疋馬出江上遠召牌 上愈怒夜下敎以爲俞某逆無道當用極律明日出 御崇禮門拿公入左右皆股戰莫敢言公囚服入庭雍容上供無毫髮錯㥘凡問三四或口對或呼紙筆書文亦滂沛問郞至不能受書 上心異之默然良久 命解枷拜而出滿城觀者無不聳動感泣以 上之終不殺直臣爲盛德而公之不撓於死生禍福爲君子也至今有道其事者公舉壬子進士初除義禁府都事陞直長屢轉爲刑曹佐郞未幾登

庭試丙科拜兵曹佐郎出掌湖南監試鄉士入場輒
叫噪作亂前掌試者每於昏夜脫身馳入猶恐不免
公至士擁馬首爭訟者爲數千人公立道上正色責
之皆散去然後按轡徐驅而去至畢試得帖然未還
授司憲府持平除吏曹佐郎轉侍講院文學請召儒
臣李縡朴弼周輔導　東宮膚德遷司諫院正言出
爲橫城選入弘文館爲修撰　英宗二十三年朴文
敬公弼周造朝進袖劄歷陳建　儲時羣凶危逼之
罪仍請載之大訓頒示中外　上意頗嚮納之而朴
文秀投疏斥之朴公遂去言事者相繼而罷公乃上

疏戒　君德仍言文秀之罪曰臣竊念　殿下講學本乎心法春秋躋于耳順而克治之效吁咈之盛殆不從欲此由持養之工夫未深　上下之情志不孚鄒聖所謂好臣其所敎焉　殿下自聖之病而無人乎繆公之側又沮賢者肯來之路匡正之言不聞喜怒之偏得以專行以至於此耳頃者朴弼周之疏欲使數十年已晦之義理復明於天下萬世　聖心庶幾開悟而朴文秀投進悖書使弼周不得安於朝寧不痛哉諫臣之論斥文秀持議甚正而冢宰鄭羽良檢用文秀如故不有執法之論專肆黨私之習羽良

性本傾邪又無地望而　殿下過加拂拭畀以銓衡
之任羽良當思報答萬一而乃反求媚凶徒陰濟反
側其所用意不忍正視此而不嚴斥則將爲　國家
無窮之憂特施譴罷明示好惡斷不可已也䟽入
上以公有黨心命改正其職校理尹鳳五等力請收
還後又因大臣言　上意稍解欲復用之而羽良子
致達尚和綏主權勢傾中外其黨必欲中傷公矣人
有誣公嘗怒一吏批其頰爲失儀　命遞職差日記
廳郞廳癸卯僞科人來爲提調公恥之引義不出明
年除南平縣監縣有砥石洑舊築土城幾五里許灌

漑民田二千餘頃至是爲大水所壞并人以沒而生
者亦廢農流散公招邑中父老議修築皆以役巨爲
難公乃作文曉告發民丁僧徒指授方略躬自暴露
督飭凡九日堤乃成又捐官廩爲民納漕稅穀五百
斛南人去而益思之會妖人李泰繫獄朝士辭連者
衆羽良囑臺諫謂泰文書中有公書札公子漢雲擊
鼓訟寃事下義禁府查閱泰文書竟無所得然其後
言者論之不已明年拜司諫院獻納司僕寺正兼漢
學敎授出順川郡守入爲　世子輔德遷北道兵馬
評事是歲追上　肅廟徽號公用大祝陞通政拜同

副承旨 上嘗問韓琦范仲淹優劣公曰韓琦德業
實爲宋之名臣而仲淹則尤有功於斯文宋朝道學
之名始於胡瑗孫明復而盛於周程張諸子孫胡皆
是仲淹門下士橫渠又被其誘掖從事於中庸此朱
子語也 上自是知公有博學後嘗顧謂 東宮曰
此人汝其留意用之參議兵刑兩曹乙亥獄起以大
司諫入侍 帳殿啓言朴文秀之名屢出於前後諸
賊之招而曾不一問兩司諸臣又默然退伏請罷職
上允之拜左承旨時 莊獻世子代理國政公入對
言 邸下方講孟子七篇宗旨卽遏人慾而存天理

也天理固有故謂之存人慾闖發故謂之遏遏慾存
理之要又在於求放心深願省察焉　世子動容嘉
納除慶州府尹未赴遞又除谷山後數年拜成均館
大司成轉禮曹參議又爲安州牧使鄭弘淳爲吏曹
判書以公擬三銓持平李海鎭復以李泰事詆公言
者欲斥逐弘淳而意不在公然公猶棄印符歸　上
召問諸大臣洪鳳漢金致仁等皆言泰事前已經查
閱無所得宜令還任已而拜吏曹參議不就除戶曹
參議遷左承旨大臣請以李福源權道陞資　上曰
兪某亦銓曹久次見其貌已白髮矣幷爲加資左議

政韓公翼謩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殿下誠得人矣

明日進都承旨 上命讀御製嘆曰聞讀書聲可知

有學識矣拜禮曹參判授司憲府大司憲同知 經

筵事後二年拜江華府留守爲政淸嚴數建利害修

倉庫築城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條法廟堂多所

施行還朝屢除大司憲及坐趙公事廢退公益無意

於世杜門不與人往還惟以詩酒自娛未幾以疾卒

癸巳三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五四月某甲葬于木

川葛田村公娶德水李氏司諫壽海之女子漢雲出

爲伯兄之後繼子漢石縣監漢雲子老柱女適府使

宋宅圭監察李英遠士人徐有鼎側室女二人適李濬沆羽鎭公狀貌魁梧長身美鬚髯善飮酒詼諧然性確然有守不爲權勢威福所撓故 上知其難終亦赦之而爲流俗所忌卒鬱悒不得展其志 世子贊善宋公明欽追削官爵金相國致仁竄南海臺諫希旨連請重律公時爲都憲嘆曰未見其人之可罪而隨衆攻之吾不爲也終不動及不祭趙公之啓禍且不測子弟親友皆涕泣請訣公談笑自若無幾微見於色事親以孝生事葬祭皆合於禮兄弟之貧者分俸祿置田宅皆有恩義推而及於人見一善稱道

之惟恐人不知不善者則輙面折之改然後已文詞淹博直寫胸中所欲言尤長於詩有石隱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君子之剛不奪其志士方平居高談名義禍福臨之鮮能自异允矣俞公君子之剛公斥壬人扶我賢良公犯上怒嚴其隄防視彼刀鋸不撓不恇赦而不殺英廟之明其身雖屈不泯者名有碑于隧博士作銘古之遺直尚有典刑

羅井碑

新羅爲國凡三姓朴氏之立在漢之世其後昔與金

相襲昔自脫鮮多尚干戈取勝諸國金傳三十八世至敬順王以國獻高麗自此三韓爲一昔以武力相守金以揖讓遜國皆可稱於後世而東人於慕朴氏也尤切以其肇創之功甚大而仁義之入人者深也新羅今屬爲慶州府距治南七里有井世言始祖王誕降于此云王姓朴諱赫居世以漢地節元年生十三屹如大人爲六村長所推立以爲君居西干國號徐羅初古鮮遺民分居東海爲六村而無君長高墟村長望井上有異氣往視之有卵如瓠剖之得嬰兒浴於東川儀形端美身生光彩遂收養之至是推而

立之以朴爲姓東人語以瓠爲朴故仍以稱之五年立閼英爲妃妃有令德八年倭人欲犯境聞王與妃修德乃還十七年王與妃巡六部勸農桑十九年弁韓來降二十一年城成三十年樂浪人欲襲掠入境見民不夜扃相謂曰有道之國不可犯也撤兵而歸三十九年馬韓王薨左右說王曰馬韓前辱我今宜因其喪伐之王曰幸人之灾吾不爲也遣使吊之五十三年東沃沮之君獻良馬二十匹時三國皆尚戰爭王獨行仁義不務威力遠近諸國聞風嚮附者甚衆王在位六十一年薨壽七十三以朴傳王至八世

自是昔金兩姓迭相傳位又改徐羅爲新羅此王修德立國之大略也新羅傳三姓歷九百九十二年雖史官之法不備其行治興廢之蹟不可得以詳也而王以三韓首出之君仁義創邦百姓無不歸心天之所以篤佑其生者豈偶然也哉昔氏之强金氏之順皆本於王之德而享國之長遠後世無比焉今之稱京師大家朴氏居多而其散在四方者皆以王爲祖保其家世金亦爲大姓多出名卿大人而獨昔氏之子孫世不知其所在豈朴金之德最厚而然歟抑報施之道適然異也耶　本朝自　世宗時始修崇報

之禮建廟于州南而祀之　英宗二十七年命大學
士趙觀彬撰墓碑盖倣周家三恪之義也　今上二
年公轍按節嶺南朴氏諸人謂井舊湮沒易失其傳
來請記蹟之文井固傳疑之說而即地而思王迹祖
功之所由本也爲其後世者烏可以廢也銘曰
維羅有邦以朴爲姓昔傑金遜永續厥命王旣神聖
閼英爲妃粤自初生天與人歸驪見于井有卵如瓠
中有嬰兒其泣呱呱簡狄生契姜嫄誕棄帝眷首出
肇錫仁智廼立爲長廼巡六部廼勸農桑奄有東土
辰弁二韓樂浪暨倭玉帛來庭修文偃戈維玆徐羅

三姓相傳朴蕃以衍由德而緜彼窪者井穹然有碑刺史爲文維尹書之自工趨事風雨以和州無夭厲穀果賤多父老曰噫神不遠吾耿耿祉哉其不可誣

雞林遺墟碑銘

新羅無史非無史也由世之人不讀也新羅傳朴昔金三姓立國爲千年雞林卽閼智誕生之地今屬嶺南之慶州府世之以金爲氏者皆以閼智爲始祖東人至今傳其地而至其世次沿革之載於史者或未詳焉今因其銘碑略識之初脫解時雞林得金櫝開而視之有小兒在乃收養之名曰閼智賜姓金氏閼

智七世孫味鄒娶助賁王女王無子味鄒遂代立號
爲尼師今自味鄒歷柰勿實聖至訥祇是爲麻立干
教民服牛車訥祇薨子慈悲立慈悲薨子炤智立始
開市肆以通四方之貨炤智薨子智證立禁人殉葬
命州郡勸農始用牛耕定國號曰新羅改方語尼師
今麻立干稱王制喪服王薨謚智證謚法始此子法
興王立頒律令制百官公服稱年號曰建元歷眞興
眞智至眞平王無子女善德王立遣子弟於唐請入
國學善德薨眞德王立眞平母弟國飯女始倣唐制
爲官服遣使告破百濟王自製太平頌織錦文以獻

高宗嘉之始行中國年號眞德薨太宗武烈王立眞

智孫與唐將蘇定方共滅百濟武烈王薨子文武王

立令婦人服中國衣裳與唐兵共滅高句麗頒曆法

鑄百司州郡印文武王薨子神文王立遣使入唐請

禮典幷詞章則天后令寫吉凶要禮採文詞涉於規

誡者勒成五十卷賜之自神文歷孝昭王至聖德王

始造漏刻歷孝成景德惠恭宣德至元聖王定讀書

出身法自元聖歷昭聖哀莊憲德興德僖康閔哀神

武文聖憲安景文憲康定康眞聖孝恭至敬順王以

國降高麗王子以爲不可王曰寡人孤危勢不能全

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吾不忍也乃遣侍郎金封休
上書稱臣國遂絶金氏歷三十八世凡六百二十六
年盖承二氏創守之後享國最長其禮樂文物自此
稍稍起矣自新羅始通唐時中國史官之法立已久
矣而東方僻陋無文章其事多不傳高麗金富軾撰
羅史其書略具而學者不專治東史又其板本久而
刓毁行于世者幾希君子甚懼焉公轍之按嶺南也
叅奉金戍杰自慶州來謁請雞林記蹟之文善哉其
推本而慮遠也地固可傳也而事有大於地者烏可
以不書也孔子生於周而曰丘殷人也自以微子之

後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今金氏之散在四方者毋慮千百家而皆以新羅爲祖與孔子之於殷無異也豈可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文獻不足徵也後有善讀此碑者庶幾取以補史之闕也銘曰

維羅有都曰彼東京鳳棲紫玉伊水流淸球琳琅玕有魴有鯉其服尚素彼都人士有女鬈髮比其鬐兮厥俗朴厚禮尚拜稽婚姻之好維酒與食君子攸居樂國樂國維嶽降神生崔及薛曁曁角干用張我伐旣文且武四方爲憲人文肇闢才彦滾滾朴始厚基

昔又强幹曁稱新羅文質彬㬠厥初之生誕于雞林
金蕃以衍式至于今何德之厚何祿之長本支百世
俾熾俾昌銘採風謠文以記事方伯之職子孫之思

金陵集卷之十五

金陵集卷之十六目錄

碑銘

襄陽東海神廟碑銘

唐按廉使贈謚英毅南公遺墟碑銘

圃隱鄭文忠公書院碑銘

定州忠義壇碑銘

乾鳳禪院泗溟大師紀績碑銘

表訓寺橋碑

墓碣

贈司憲府持平鄭公墓碣銘

先考刑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 元孫師傅致仕謚文淸公府君墓碣

工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許公墓碣銘

處士南公墓碣銘

秋江先生南公墓碣銘

進士鄭公墓碣銘

珍山郡守全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南公墓碣銘

三登縣令成川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南公墓碣

銘

金陵集卷之十六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碑銘

襄陽東海神廟碑銘

海與王公同位沈祭者報其德也易說卦曰坎爲水潤萬物者莫盛於水水之爲言演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周制四坎驚蟄因郊而祭立夏因迎氣而祭白露因雩而祭大寒因蜡而祭歲凡四祭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小牢幣視方色王及尸皆服

鼚晃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用五獻醆盎齊是朝踐之獻也清酒是饋食之獻也後世又加王爵東海曰廣德王西海曰廣潤王南海曰廣利王北海曰廣澤王禮諸侯得祀方內岳瀆我國亦有東海神廟在襄陽府治東十里 聖上二十四年御史權晙言臣行郡縣見東海神廟齋舍牆垣多頹廢宜修治民家之入居近廟者一并撤去毋使雞犬相聞孰嚴於岳瀆之祀而四方之以水旱疾苦祈禱者聚焉甚非所以致崇極之道請著爲式以禁 教曰可命觀察使主其事臣公轍適按關東謹依禮曹知委擧行事訖驛

聞香祝自京師至以畯差獻官而祀之噫疾痛必呼人之情也民之視海神如父母不獲者祈禱焉固宜然祀有其常祀彼愚夫愚婦之執金帛而來者將以求媚于神而徼福禮滋益慢則屑孰甚焉朝廷之禁之乃尊神之至而導民於正也一舉而兩得矣遂述其事刻石俾觧其惑至於廟宇之隨時修補者有有司存銘曰

有宮奕奕有牆翼翼籩豆靜嘉維珪及帛於粲灑埽肆筵設几神且醉飽神既安止御史自東歸奏于
王嶽瀆有祀曰沈曰望嵬嵬者祇凡有攸求握粟擲

錢久爲神羞禮滋益慢神顧不歆　王命方伯其始
自今飭其府吏祇存常祀廼宣祝冊廼　命御史丕
顯我　王以禮事神導率之正爰及衆民民皆稽首
神宜酬惠酬之維何惠玆東裔衆維魚矣多黍多稻
旣富而庶黃髮壽考維萬億年海晏河清維萬有衆
偕我太平

唐按廉使贈謚英毅南公遺墟碑銘

維南有三籍曰英陽曰宜寧曰固城皆以英毅公爲
始祖猶魯衛之分封而同出於周其後世歷新羅高
麗今千餘年於此矣英毅公諱敏初名忠姓金氏汝

南人仕唐爲按廉使天寳十四年使日本還遇大風漂泊于新羅之禮州公遂願居焉景德王具奏聞天子天子許之王謂公自南來賜姓南氏封英毅伯以英陽縣爲食邑子孫仍居之其後大將軍有三子其在英陽者曰洪甫僉議賛成事其在宜寧者曰君甫密直副使其在固城者曰匡甫鐵城府院君按圖誌禮州初屬辰韓今爲嶺南之寧海府府東十里有丑山島者世傳公下船於此有吏部洞通使洞者世傳公築室於此又有所謂望祭壇者公離父母邱墓而去國萬里時節望祭以寓霜露之感者卽此地也有

所謂望鄉臺者公雖來仕屬國意未嘗一日而忘唐
故登臨望北地山川慨然有遊子故鄉之思者亦此
地也公之宦閥事蹟史無載錄此皆出於後世傳疑
之說然南氏之所自起實本於此而公之平生忠孝
大節亦可見其一二焉可不敬歟昔孔子聖人也嘗
曰吾欲居九夷天寶之亂極矣玄宗在位旣久荒于
政楊國忠與貴妃用事士大夫不樂仕宦而及祿山
叛帝奔蜀西南江海之間連年用兵諸國貢獻之路
絶矣公之居東不返抑或有慕於聖人之意也耶古
者天子建國因生而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襲嬀

姓與禹之錫土姓是也諸侯不得賜姓而命族春秋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也然則公之受姓於王者此乃因舊邑命族之義也而天子之所以許之又與胙土而賜姓者無以異也王不敢自專而爲有禮請命於天子而尤有光此又後人之所當知者也乃者宗人之居寧海者相與鳩財謀竪公遺墟之碑同知景宅甫使一運千里走書屬公轍以辭同知追遠之誠可謂勤且厚矣遂感其事而樂爲之述如右盖自唐之亡五代因之五十年而

宋興又三百年而爲元又八十年而明興又二百餘年而爲淸中州之士君子薙髮而左衽者數矣獨南氏居於東方者誦習詩書禮樂之說而不改衣冠此皆英毅公之遺澤也嗚呼豈非天也哉銘曰
於赫南氏肇起于唐有德有勳亦有文章歷羅迄麗逮于　本朝冠冕圭璋令聞孔昭孰其始祖曰英毅公維此英毅自南來東時維天寶帝在于蜀萬里浮海君命不辱公曰天下莫非王土羅服唐禮比周之魯稽首請命願爲陪臣王曰遜矣南方之人予敢自專具奏天子錫爵加伯因邑命氏乃安玆土子孫保

之旣昌而熾英曁固宜粤自唐後元淸相傳赤縣神州今爲腥羶隴西江左今皆薙髮獨我諸南衣冠之閥以文以武爲公爲卿千有餘年安享太平子孫之慶先祖之賜寧海之東島山長翠想公初至如聞船謡山有時磨水有時消後千百世易失其處我庸作銘永垂令譽

圃隱鄭文忠公書院碑銘

高麗門下侍中謚文忠圃隱鄭先生諱夢周書院在西京崧陽里舊第遺墟歲庚午公轍來爲留守以仲秋舍菜前某日謁書院欽觀　列朝御製御墨及先

生遺像再拜而出粵明年夏府之諸士相與謀竪繫
牲之石請公轍以文賢人君子道德節義如日月星
辰之閃爍明麗于天如江河之流于地無乎不被一
鄉之賢一鄉祀之一國之賢一國祀之然如孔子其
祀遍天下而尤以闕里爲貴則書院之在先生所居
之舊都者豈不益重耶先儒有言祭不踰望故魯可
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此言禮之不可踰也古者
爲先農祭爲燧火祭爲敎蠶者祭皆所以報也報者
不以地之遠邇先生之學直接程朱統緒以達於孔
氏使其出於中國則將擧天下同祀今其杖屨所至

邱墓所在奉以俎豆者亡慮十餘所其禮也甚宜而
未易與崧陽之院論其輕重也公轍以末學蒙陋嘗
讀先生文集知所慕敬而至其性理淵海之浩汗微
奥者不能窺其萬一且生於四百年之後聞見浸遠
何敢有述無已略誦先賢諸君子之論退溪之祭先
生文曰嗟我夫子天挺人傑希聖之學拄天之力入
則惟孝出則惟忠遭世孔棘蹇蹇匪躬聘隣服頑朝
天感帝盡瘁經綸興替補敝厦顚木支河決航濟從
古英雄運去無成泰山義重鴻毛命輕尤庵嘗撰神
道碑其略言先生挺豪傑之才負特立之姿當麗運

將訖盡瘁所事臣道畢備固已垂諸冊書麗氏之有
先生豈不幸歟我東僻處夷服至周武王時殷太師
來爲君長八敎是施是必宗其祖舜司徒之敬敷者
然繼作者無有聞焉歷二千餘年跡熄言湮當胡元
之世天下腥羶至於東土則又彝倫益斁誠亂極思
治之日也而先生生焉又曰稍長卽慕聖賢之學父
母喪皆廬墓終制衣冠文物遵用華制講書談理主
於朱子而橫說竪說無不脗合不但古註之支離者
不能誤人而如江西永嘉似是而非者亦無所售焉
用家禮立祠堂而祭祀之禮正拒北虜歸義主而春

秋之法明蓋其宏綱大用皆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
百世而不惑矣是故 本朝諸儒得有以推本演繹
其道學淵源典章文物泝于洛建而浸淫乎殷周
者皆祖於先生其制治保邦盡忠成仁者寔先生之
餘事也昔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東土之
士於先生亦當如此二先生學問淵源出於先生爲
國朝儒林所宗而皆以闡明道學爲先生之大功蓋
先生殉國之節婦孺皆言之而至其道則士大夫鮮
能言之旣知其道而不能知其首倡之功所被者大
而遠及得二先生而後其言愈可徵信也世固有爲

其君立節者此中人以上或可以勉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此在伯夷爲一節故人未嘗以聖稱之得孔子孟子而其德乃彰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孟子曰聖之淸者也曰仁曰聖而許之者是其學問道德已爲當時之大老而爲百世之師也其特立獨行之節皆由於信道篤而自知者明也知伯夷之節易知伯夷之德難若非孔孟之言則伯夷必不居聖人之列矣先生之節實出於平日之學問而且其首扶倫綱倡明性理之功得退溪尤庵而益著顯焉原環東土數千里變而爲仁義禮樂之邦而得

免於禽獸者其誰之賜歟抑又有進者書院固講學之所也士之居之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院而不講學則與肆而不事事同先生之道乃三綱五常也學乃詩書語孟程朱之書也其事非高遠而難行患不學耳學之可至也而世之衰久矣士率以記誦佔畢之學乾沒於科舉仕宦之途自童而入塾至立朝從政皆一切僥倖之心而甚者酒食流連戲侮相加於是爭鬨起焉此鄉中諸君子之所當勉也入是院者必也倫綱以爲基本詩書以爲茶飯朋友而切磋之廉恥而繩尺之不爲浮薄名利之人然後先生之道

將有光而先生之學可興矣不然彼筵几堂宇爲虛
設而止爾院正室爲六間東西配享凡五位禹忠靖
公諱玄寶與先生同仕麗末爲道義交當先生之遇
害也人無敢來視者公客㗸天磨山僧一人具棺槨
葬于海豐縣　本朝贈封丹陽伯徐文康公諱敬德
西京人自少專意格致之學嘗書天地萬物之名付
之壁上究一物旣通然後又究一物方其未窮也食
而不知其味或累日不睡其說盖多自得學者稱花
潭先生金文正公諱尚憲天姿高潔剛直嘗以興起
正學爲已任明亡守節不仕朝野至今師尊之金文

貞公諱堉以經濟材起畎畒爲相行大同法號爲
仁孝朝名臣趙文孝公諱翼性喜學問尤深於大學
中庸所著困得說諸篇傳于世忠靖文康之配或以
同道或以是邦山斗之望而文正文貞文孝曾莅府
又有流澤之在人者故幷祀之院之創在萬曆癸酉
碑之立卽崇禎紀元後三辛未七月某日銘曰
殷師東來八條敎民歷二千年聖遠言湮猗我先生
出倫拔萃倡起正學深造遠詣論說横竪自與道契
芟闢蓁翳俗變魋髻士知絃誦禮正喪祭天命有歸
罔爲臣僕一死殉國其身不辱周建圖書以傳閩甌

功存繼開惠澤尚流亦其樹立疇敢與儔崧山之陽
廟宮翼翼　欽賜厥額有煌寶墨庖湢有序斲之礱
之丹堊不渝磚如砥而孰其配之曰五君子志同道
合春秋幷祀濟濟劉劉來茲多士魚腊饎餕籩豆簠
簋神具醉飽盎齊既旨賴承庥嘉維千萬禩刻銘于
石穹然在庭於虖先生得聖之清

定州忠義壇碑銘

辛未冬西鄙土賊之亂則不過萑澤潢池之小醜而
四百年士氣久挫而不振又值昇平無備之世郡邑
在在騷擾至有望風奔潰者意其忠臣義士之殺身

殉國者必遜於古昔盛際而一二賢豪矜立名節奮不自顧冒矢石蹈鋒刃如就樂地此幾皆朝廷不識何狀之人至於軍校卒伍之不甚讀書者亦多效巡遠之死者 祖宗培養之化先賢君子遺風餘敎嗚呼其尚有不泯者歟此足以大慰人心先是土賊洪景來等起自淸北聚黨山谷中謀爲叛逆因歲大饑誘脅貧丐無賴之民自署部曲傳檄列邑乃與李禧著先犯嘉山郡守鄭公著死之公聞亂作與其父魯明燭對坐裁書節度使已封欲使衙奴傳送俄而賊直入官舍曳公出大喝曰速納印符公厲聲曰我乃

朝廷命吏豈可降於汝手平坐不跪賊斫兩脛血滂
沱又斫其手猶執符罵不絶聲父子俱遇害時十二
月十八日也賊連陷郭山博川定州宣川鐵山龍川
急報屢至廟堂白于　上命巡撫使李堯憲討之將
擇日出師更令巡撫開營京師遣其中軍朴基豐率
京兵八百三十人督諸郡兵往破之已而以柳孝源
代之時賊爲官軍所敗遁入定州巡撫中軍兵及諸
營兵數出戰不利至明年始拔城是役也得死節死
事之士凡六人焉韓公浩運定州人以明經登第爲
齊陵令嘗負米養老母鄉黨稱孝時在京師見賊報

至軍袖一書直抵城下大呼曰我欲以逆順諭爾衆汝出聽賊有從城上問曰誰也公曰我是韓令也賊佯誘公至近相語有二卒從水門出縛公入景來盛兵威促公降公憤尸罵曰汝生長王化之中謀爲逆亂且使無辜之民入於塗炭語未竟賊以槍刺其足問官軍爲幾人糧芻可支幾日公立愈屹曰我豈可以官軍機事告逆賊乎賊黨禹君則遂執公而斬之景來謂君則曰此孝子也何遽殺之也仍簀其尸出之及殮眉目軒舉如生時白公慶翰亦定州人亂起之初爲檄告同志諸人諭以起義兵討賊賊詗知

其謀亟發兵圍其家公乃整衣冠入辭家廟被執賊
陳刑具威脅百端曰汝降則生不降則死公曰吾恨
不食爾肉寢爾皮何云降也速殺我速殺我賊素知
公有清修名必欲得生降仍繫獄十五日日捽入誘
之降公終不屈陰教獄卒出諭城中人爲內應計獄
卒頗泄其謀賊聞之遂斬公公臨死又大罵曰吾死
則死矣當爲忠寃必滅賊明日卒有踰城來者道其
事甚詳人莫不悲之前兵虞候諸君景彧聞變慨然
自誓曰景彧乃忠壯公之後嘗願爲國一死遂帶刀
鞬而行官軍攻東門君被甲持大斧直入斬關賊從

門上去樓板放丸力拒諸軍皆走君亦不得進後又攻南門君請爲先鋒鳴鼓麾旗促諸軍入賊望見君來矢石俱下君顧視後軍皆散去又約造車梯至城下會天雨雪路泥車軸折不動君知無可柰何遂單身疾馳距城三十步立馬欲入斬關忽中丸墜馬猶奮髯手撫創欲起還仆地及夜而絶時金君大宅又從君死之巡撫聞金君欲從戰乃裝送至定州君與諸君分二路先登攻東門亦中丸死金君居嘉山爲人慷慨偉軀幹以善騎射名者也羽林將許君沆賊起初自彎上爲領兵將與金見臣同謀擊走西林賊

仍進兵破龍鐵間屯賊至是來定州兵僅爲二百六
十人軍西門拊循得士心賊甚憚之事聞拜內禁衛
將一日君所領兵爲運糧出賊覘知之來燒寨四面
圍攻君脫身出力戰數合奪賊徒洪總角槍刀而還
有一賊追至刺君君猶上馬連殪賊四人身亦被數
十創竟死於軍安州布衣林君之燮自定州陣入蠟
書衣縫中將往灣府傳之爲賊所執賊渠金士用見
其貌壯之誘以利令降遂罵賊不屈而死臨刑仰臥
不伏曰吾欲見天日而死將絶猶跳躍怒目勃勃如
叱賊狀盖君之死在於龍川執君而送士用者卽宣

川僞守劉文濟也四月辛酉孝源火攻定州城遂率兵入執景來斬之餘皆生擒械送京師獲城中男壯斬首千餘級中外觧嚴　上憫傷諸人之死於忠命贈鄭公兵曹判書韓公禮曹叅判白公戶曹叅判諸君許君三道統制使林君兵曹叅判金君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賜祭旌閭後又因大臣言築壇于州城傍歲以破賊日酹其靈　命詞臣紀其事刻于石公轍嘗讀唐史見顏杲卿袁履謙當藁城之亂罵祿山曰臊羯狗何不殺我至死罵不絕口後之論者以爲杲卿罵賊之舌强於百萬雄兵而中興之業實基

於此今諸公之事眞可與杲卿履謙幷有辭於天下後世而其中又有無官守之人猶且矢吻凛然甘心攖刃貫鏃濺碧血於原野而不悔則天經地義之素所撑拄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是以　王師西下羣醜授首露布奏聞瘡痍爲之歌舞此豈非諸公之死能使賊膽寒而士勇奮肅然而恐之怵焉而動之耶諸公之節婦孺皆言之而至其功鮮有知者故記之特詳人頗謂諸金輕出挑戰以致其死爲勇而無智夫二人之所欲忠者國耳見凶賊日滋而城久不下憤不欲一日共生者此彛性也後軍之不能繼至

非二人之所知也當時邑鎮之間封印符納賊而投
降者非一二數彼其人堪辱其唾否不追議此而責
二人以輕出韓子曰小人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
此之謂哉同時京鄉校卒之赴戰死者李成春李廷
良李長甲梁同爲最著其餘有傳其姓名而不知其
某日某戰死者知其某日某戰死而不傳其姓名者
或言爲三百四十八人或言爲四百二十五人未詳
其數銘曰
維帝降衷曰仁與義人綱有三臣節無二歲在重光
西醜稱亂先衝嘉郡吏卒鼠竄侯乃懷符力不能捍

甘心膏斧遂死於難官軍北乘賊遁定州提其羸殘
勢若拘囚厥城屹屹堅如鑌鐵刀刃及之鋒口爲缺
王師圍攻恃固不下陣屯相望自冬徂夏旹有六人
仗義而起談笑鼎鑊指叱狗豖賊雖殺之亦曰義士
或擐鎧冑肉薄登陣攖礧觸礟以身蹈危碧血灑野
草木震悲廼掘其土廼薶于火廼連硝繩築埴以埵
賊迷不覺晏起笳簫燕雀呴呴集于堂巢辛酉黎明
城垣裂墲賊屍飄蕩煙焰漲赤餘皆蜿蜿墮如燔炙
官軍躍入其氣倍百遇無遺者大行斬馘五月丁丑
班師來京士女謌呼西路廓清　王曰忠臣殺身成

名予祭邱家秩　贈列卿翼翼翼壇壝牲酒酹靈遠邇
咨嗟其死也榮曰此秉彜同得於性孰壞其畀孰全
其正忠則受報不順則誅其理不忒有如契符百爾
君子視此銘刻奬之勸之我　王之德

乾鳳禪院泗溟大師紀績碑銘

金剛山自毗盧分爲二歧斷髮嶺以西曰內岾鴈門
以東曰外岾內岾之表訓寺是西山大師施敎之地
也外岾之乾鳳寺是泗溟大師募義之地也二子者
雖出於浮屠而西山以其節泗溟以其功故地以人
而重寺之名於是乎甲于國中按圖誌唐乾元間山

人貞信設道場奉彌陀觀音兩菩薩像於此號爲乾
鳳寺寺舊藏師畫像及願佛銀塔香爐鐵杖橇鞋珊
瑚念珠各一織金袈裟一襲而世傳如來牙事尤神
奇其說近於述異而所謂石塔者至今尚存山中人
皆言夜或有瑞氣爲虹云師名惟政本姓任氏密州
人也世有簪纓稍長從恩師中德落髮於寺之樂西
庵而師事西山大師休靜學蓮華經六萬九千餘言
萬曆二十年倭寇朝鮮休靜自妙香山募僧徒爲義
兵與提督李如松大破倭兵于平壤斬首二千級
昭敬王召見行在親畫墨竹圖以賜之仍 命爲八

道都摠攝義兵將及　車駕還都執政大臣多主和議休靜請於　上曰臣老且死願以兵事付弟子惟政乞骸骨歸　昭敬嘉其志許之　命惟政乘馹至京師遂統其衆朝廷謂蠻夷素好佛道宜遣惟政以成和遂賜一品命服以使臣禮送之師至日本乃以三塗五戒說蠻王及平秀吉其言皆以淸淨去殺爲宗於是和事成將還贖得被虜男女五千餘戶先是新羅慈藏法師入西竺得如來牙十枚後爲倭所掠去師乃懇辭乞還以藏于寺卽石塔是也儒與佛異教學士大夫常譏斥之不欲同中國曰慈悲與仁義

異旨而見性不若格致習靜有遠誠敬毫釐之差去
聖人之道遠甚雖然觀於西山與師之所樹立則其
於君臣父子之義何如哉彼冠儒衣儒細究性理高
談仁義而無其實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佛名而儒行
者吾道而已矣儒名而佛行者異端而已矣問之則
非校之則是吾當進之矣問之則是校之則非吾當
退之矣當朝廷與日本講和也賢人君子進無可死
之地則退潔其身可也西山之去吾知其必有以也
如師者不與之同其去而又爲之力贊其議何也盖
西山近於經而其節高泗溟近於權而其功博然和

議之成當時之士多主其事雖非師而不患其不成也況日本崇信佛敎堯舜孔子之道所不可化則事固有因其勢而導之者又師之忠信可以行蠻貊之邦而服人之心此豈區區遊說之士所可得而國家之享有其利者今三百年矣然則西山之退身守道泗濵之屈志濟物各有其義而其忠於爲國一也同時從西山學者又有海眼與靈圭海眼起義嶺南靈圭嘗與趙文烈公憲從死錦山之役者也密州舊有師妥靈之祠　穆陵時賜號曰表忠及我　聖上即阼以來尤起感於西山泗溟之事嘗就寧邊故祠

而表章之　本朝專尚儒術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
刹而　二聖之眷眷於此者徒以忠義爲奬也豈不
盛哉余按關東以本寺遺蹟論移禮曹又將請於朝
施行而其徒有以紀績之碑來屬者遂捐錢百緡而
施之作募緣文五軸以相其役銘曰
佛自西竺流入中原歷漢及梁迄唐宋元儒譏異端
不與同門孰如大師自禪而悟義以爲車信以爲路
拔乎其類益見所樹有儼師像金剛之刹傍有石塔
藏如來骨琉璃之咽珊瑚之舌千輪玅相若相傳鉢
萬曆年間島夷逆命西山奏功弟子曰政　王曰彼

寇維予之讎干戈八年百姓不休凡厥廷臣孰紓予憂公卿曰吁維玆蠻猾僻處卉服俗本崇佛寧因勢導難以理奪於是起師裝送日本滄溟萬里天長地遠三月候風四月揚帆乃見酋長言出至誠雍容談笑和事遂成從此八路倭氛廓淸士女歌舞同我太平西山高節泗溟偉功或去不去其義則同跋涉山河紺馬火龍銅爐鐵杖木鞋珠囊千載摩挲如聞佛香西山如雲泗溟如水水流有迹雲去無止

表訓寺橋碑

金剛之稱原天竺之書盖其爲峯一萬二千而八淵

環其中迢遞清虛無非仙佛之所棲息山之名有以
也重巒疊嶂懸流飛瀑幽深高絕往往人跡不能及
至楊士彦始窮水源登毗盧仍東南至鴈門須彌塔
疏鑿其水而注之淵山益峽束水益噴激合而爲萬
瀑洞山水之觀盡於此矣於是命山名以蓬萊蓬萊
是三神山之一而士彦强取而有之豈不夸哉天下
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槎牙狹隘不足以盡山之奇天
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旱稚頑鈍不足以極水之趣
自八淵至洞漭淼澒洞沉浸諸山山愈多而水不窮
山以石而奇石以水而激凡巑岏屛列於東海之上

者皆挾洞而爲勝表訓寺在洞口舊有石橋四方遊者皆由是達焉至丁酉大水至橋崩寺歲役僧造木杠未幾輒壞入山者彷徨愁嘆指水而怨詈嗚呼此豈水之罪也哉今浮屠諸人出財力謀所以復其古者遠近爭趨赴之不閱歲工告訖乃送人千里請余爲文而記之前五年余置酒凌波樓上令客彈琴而歌之曰楓樹團團兮白露爲霜若有人兮天一方我願從之兮川無梁客問曰登仙者亦有待耶余曰山假水而高水假石而鳴琴假水而淸子假手而吾假耳夫孰非假哉彼王喬之飛舃羨門之跨鶴皆有待

爾仍相與大笑今余官遊南方簿書朱墨苦無暇隙
而獨萬瀑流水之聲夢想不能忘也橋狀虹蜺爲門
廣五丈高十笏想其橫截於殘霞落照之中飄然有
遺世獨立之思而顧益衰且倦矣豈不重可悵也談
金剛者徒知山之奇而不知水之爲勝又水之窮源
則自楊氏始而山之名得以顯然其稱蓬萊則過矣
遂書其事于石識其好事者之爲功而兼以笑其陋
也

墓碣

贈司憲府持平鄭公墓碣銘

嶺之南有一布衣耳而以文章名節自娛至老死不
出者曰鄭公諱栻字敬甫其卒也銘旌書明處士鄭
公之柩及書碑誌亦如之公生於明亡百餘年之後
人勸之貢舉不應勸之仕亦不應嘗自誦曰天下有
道則仕無道則隱終其身韜晦蹤跡甘自放於山水
而不一跡京師鄉黨皆推以爲明之遺逸故仍以處
士稱云公之先出首陽自高麗典理正郎諱肅始顯
逮　本朝有諱易議政府賛成事謚貞度六世祖諱
希倫進士兄希良値燕山政亂逃隱公亦漁樵江湖
以終老焉高祖諱愼司諫院司諫　贈禮曹判書曾

祖諱文益進士祖諱大亨同知中樞府事考諱有禧
妣興陽李氏統制使孟萱之孫也以　肅宗九年五
月十八日生公爲人淸修峻爽長身美鬚髯喜飮酒
讀書與人談辯傾倒囷廩不設畦畛幼失怙恃哭泣
悲哀葬祭盡禮尤篤於親戚朋友見飢者則讓食見
寒者則脫裘不自貴重士亦以此多慕好之者旣老
入頭流山得水石泓淨處築精舍揭諸葛武侯朱夫
子畵像晨起拜跪退而居其室酒榼琴俗茶鼎香爐
有書數百卷充牣錯列而已其餘課程花竹鋪置園
池煙霞爲性命山林爲經濟蕭然有樂而忘老之意

興到輒匹馬出游家人或不知所在甞登妙香金剛太白五臺諸山臨大瀛觀日月之出入歸而爲文章千百言自出機杼不循規矩咳咜笑浄動盈箱軸脩然去筆墨家意匠朋儕造請不以風雨疾病辭飲酒必至醉醉後必賦詩詩後必彈琴而和之變宮商爲羽徵之聲不知孰爲牙而孰爲期也盖公平生以大節自任而寓之以山水文章爲方外士云爾公以英宗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卒壽六十四葬于晉州之龍山負庚之原男二人某某女四人適某人某人孫曾并若干人　當宁十一年觀察使以公節行聞

特 贈司憲府持平公轍官嶺南聞公之事而慕公之風乃者公之孫某千里裹足請銘甚勤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天下有道簞瓢恥也天下無道軒冕恥也公有高節公有邃學爲明逸民矢心丘壑諸葛紫陽公自得師尚友不足畫像事之維晉之原穹然有銘公歸九原百世淸名

先考刑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世子左副賓客 元孫師傅致仕謚文淸公府君墓碣

我皇考文淸公府君墓在廣州石馬之鄕公嘗位於
朝崇顯矣其事行可述者多而今不碑而碣者盖追
公平日撝謙之遺命也公諱有容字德哉號雷淵南
氏出宜寧曾祖諱龍翼吏曹判書大提學爲 四朝
名臣祖諱正重慶尚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考諱
漢紀同知敦寧府事 贈議政府左賛成妣沈氏
贈貞敬夫人處士漢章女副提學攸孫也公以 肅
宗二十四年戊寅十一月二十三日生方生赤氣覆
屋上年十四五通論孟詩書尤喜太史公書陶庵李
文正公縡嘗見其詩歎曰君氣像淸遠必有晩節可

觀也 景宗元年進士 英宗四年授 康陵參奉
不就後四年復除 康陵參奉由翊衛司侍直屢轉
爲永春縣監庚申及第拜司諫院正言上疏論大訓
仍極言時政 上示大臣宋寅明趙顯命等謂其言
不滿大訓遂竄海南宥還 命行館錄領議政金公
在魯奏言南某文學擧世共稱之昔蘇軾有疾歐陽
脩請退試期臣謂館錄宜待某給牒 上命給牒及
選居準點已而 上因言者忤旨以爲黨習專由於
名類釀成之也削公名錄中翌年復錄拜弘文館副
修撰歷校書兼校理舍人漢學敎授歲首以應敎上

疏以十條陳戒辭甚剴切公前後居經幄不久而事有可言盡忠不諱故事重生進壯元擇一時有文望者擢爲榜首至是 上欲罷之公言生進壯元裒然以一儒冠爲百人之首始陞於太學非凡流所可與也且戍 國朝故例不可罷 上怒甚公屢爭之竟罷職乞養得忠州因大臣言內遷侍講院弼善仍命久任戊辰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時三司討逆臣李光佐等罪李宗城上疏營護公陳啓嚴斥之除谷山府使丁憂服闋拜刑曹參議差承文院副提調壬申擢嘉善參判諸曹拜大司成 上幸

潛邸止輿門外下小紙諭以傳禪之意公以侍衛進
諫且曰臣未承收還之 命則不敢退矣 上曰予
之此心已久矣且此宰臣予嘗難之然今日雖卿不
能回予心 命除同春秋往江都考實錄公同百官
庭請不敢行旣而 上得 仁元大妃諺札還宮事
乃已拜藝文提學選 元孫輔養官三日一進見尊
賢閣差備局提調拜同 經筵兼 世子左副賓客
除大司憲授 元孫師傅初公以母老乞郡 上特
留公調從子公弼守令以養老公嘗入對 元孫侍
立 教曰元孫德性漸長此卿之功也文章人或能

之而端粹如卿者豈易得哉遂賜虎皮曰今賜卿臯比欲令知師道之尊非爲卿也爲 宗社也 上仍流涕俄拜兩館大提學公天資剛正每自誦曰聖人之道無古今皆可行外是而言治者僞也未嘗以得喪榮辱動其心鄭翬良挾主家圖爲文衡人皆言公薦代不擧翬良則禍且不測公竟以李公存中應薦上以墨抹存中名黜補公蔚山戚里大臣擅國政世皆趨附之大臣求爲婚姻公不應公於是乎大忤當世矣屢求外爲安邊戍川乙酉以 世孫輔導功特除知中樞遷刑曹判書一日 上講小學至呂榮公

德器成就語　教曰世孫成就南某之功也　命加
正憲公年六十九用朱子告老故事乞致仕明年得
請　上親臨宣麻賜詩公進箋稱謝　世孫又引見
問爲學之方優禮而送之丁亥崇政公嘗撰明書正
綱起自洪武訖永曆以寓春秋尊攘之法會　命修
明史諸臣多言公書宜刋行　上入其書命近臣讀
奏至弘光紀帝在南都　上驚曰此必生事於國家
亟　命洗草用李仕魯書殺事罷公職旣敍召見
便殿詢明史事公對以宋末帝昺在崖海舟中而史
與正統弘光以下三帝立國江南一時忠義之士悉

奉正朔今以附編下比僭國則恐非夫子正名之義
也 上久之不答癸巳崇祿以是年七月十三日卒
壽七十六 上輟朝親製文祭之 東宮亦遣官致
吊賻 正宗卽阼賜謚文淸又 命印文集以 御
製弁其首錄孫麟耉爲初仕遣承旨閣臣諭祭者五
臨筵稱爵謚不名 敎不肖曰此予尊師之意也
聖朝崇報之典可謂至矣公事親以至孝慟母夫人
之不卒養有終身之慕其處兄弟敎子孫皆可爲有
家者法居官淸嚴人莫敢干以私退而視其家甔石
屢空至卒而無棺平生罕交遊與伯氏太華公兄弟

而爲知己月谷吴公瑗臨齋尹公心衡數公最爲得
意友喜爲文酒山水之遊晩年益閉戶以書史自娛
當時賢士大夫慕其德而造謁門下者亦多公引進
敎誘色辭溫粹風流弘長至語及　王室惓惓不能
忘也爲文章本之六經參以諸子百家嘗言文章有
道有術道不可以不正術不可以不愼其辭婉其氣
醇其立論簡而明其取法古而雅力追韓歐之正音
一洗羅麗之陋俗卒之於道純如也詩亦敦厚淵博
尤長於古體書法自成一家人得之皆以爲寶盖公
立朝出處專以儒術自輔不以尺寸枉其守　上雖

信其心而疑於用間嘗阨于權貴不能一日安於朝其所學之正所抱之大一未所施爲然至今三十年士讀其書論其世而翕然尊之其所不遇者時也其所定者天也元配兪氏判書命弘女次配崔氏士人禧女皆　贈貞敬夫人三配金氏通德郎錫泰女封貞敬夫人俱賢淑有女士則元配生子公輔進士早卒三配生不肖公轍參判進士一男一女男麟耈牧使麟耈一男周獻縣令周獻三男太淳餘幼嗚呼公之執友君子今皆不在立言者鮮矣不肖敢取宦閥言行之大者泣血而刻之石以俟百世之考信焉

工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許公墓碣銘

公姓許氏諱晊字日至嘗自號曰懶翁其先陽川人有曰珙曰伯賢仕高麗爲政丞諱琛議政府左議政兼世子傅謚文貞與兄忠貞公琮俱爲成廟名臣文貞生諱硡議政府左贊成高祖諱玩漢城府判尹謚良景曾祖諱澥廣興倉奉事贈司僕寺正祖諱審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𪐴贈戶曹叅判妣海平尹氏贈貞夫人進士明麟之女領議政斗壽之後也以公貴三世得贈秩如法英宗十一年甲寅九月十七日公生自幼聰悟絶人讀禹貢六七

遍輒成誦尹夫人甞自乳公及病抱而戲曰汝將失
此乳何以生爲公愕然移坐啼泣不復飲稍長請於
尹夫人願從士君子學以自成立尹夫人心奇之十
一歲始就傅於鄉長老家處一室講誦疏食菜羹不
繼燈火而公益自刻苦大學士悔軒趙公觀彬過見
公曰奇哉此兒必能昌大門戶者也以餅菓遺之癸
巳中增廣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入承政院爲假
注書薦翰林不應召試　正宗四年　上親政以攝
起居例陞六品授成均館典籍遷兵曹佐郎辛丑拜
司諫院正言先是　英宗春秋高命　王世孫聽政

逆臣洪麟漢鄭厚謙等內懷不悅沮戲危動者百方及 上卽位麟漢厚謙皆賜死而餘黨之在臺啓者久未蒙允公同三司引春秋先治黨與之義以疏以啓極論不已又言鄭妻挾其子爲逆不道乞割恩用法洪國榮奸邪縱恣罪關 宗社亟允孥籍之請以快人心皆不報後因冬雷上疏其陳國計民瘼爲累百言而卒皆本之 君德優批嘉納以忠淸都事掌試湖中多士稱公居歲餘出爲務安縣監益循飭悟於貨色民望而愛之未幾以司憲府掌令召還轉司諫院獻納陞司諫執義丙午丁內憂服闋屢除兩司

或拜或不拜除軍資監正出守麻田郡入爲掌樂院
正十九年春追上　景慕宮冊寶公以通禮擢通政
拜承政院同副承旨翌年陞右副承旨公在省終日
默然若無能者吏持狀牘取裁於他承旨而初不告
公公如不省也入　上前奏事諸僚務爲捷給取辦
而公惟俯首不訥而已　上默識之亦不以難事責
公移工曹叅議未幾又出爲寧越府始宣良景公謚
讌賓族及父老民入會安胎使至境自前封築之役
監司守令調發督急吏緣侵漁至民賣釜鼎器械不
能自足往往徑逃匿至是公泣語人曰吾之盡心

先王者惟此一事豈可使民勞苦耶區劃物財皆自
官辦又較量道里遠近戶丁殘盛寬其期會由是民
不知牛車芻輓道塗除治之役費又省什五以勞加
嘉善大夫秩滿授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
摠管同知義禁府事拜漢城府左尹轉工曹叅判
今上四年甲子四月十九日以疾卒享年七十一六
月某甲葬于振威松庄里子坐之原公初娶咸平李
氏士人恒培之女再娶密陽朴氏叅奉天佑之女皆
封貞夫人公無子取族子箕老爲嗣四女適韓五裕
徐有愼鄭淑孟欽約公爲人質實好人倫事親有嬰

皃之心毋夫人老而失明公晝夜其側常得其歡心
每進食親持匙箸以勸之以至起居出入扶將服勞
以躬而不以人也前後居四憂哀毁幾滅性又篤於
親戚朋友吊死問疾必先於人莅官當事不修聲譽
而民去思不已其在朝廷恂恂退讓惟恐不後人故
人亦無有爭者嗚呼公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銘曰
世戈而鋋相與忮克公惟坦坦皆出胷腹人桅而蠍
競爲姣好公則淳淳匪由言貌弗修飾而爲政弗錭
琢而爲辭有以迂捨公而公弗自衒有以孝謂公而
公弗自知我思古人銘以昭之

處士南公墓碣銘

公諱振字盛甫宜寧之南自領議政忠景公諱在始顯高祖諱簡直提學考諱跂縣監妣全州崔氏郡守伋之女也公資稟絶異遊再從叔文貞公孝溫之門聞爲學之道早喪父母括髮擗踊一從朱子家禮廬墓三年上食拜跪不以風雨疾病廢也隣里聞之莫不泣下已而文貞公上書請復　昭陵及於禍公益無意於世悉分其家財與弟妹貧者遂入嶺南之嘉陵山中結茅以居每秋水至以小舟泛焉仍自號秋溪居士旣老遠近學者從遊者益衆公敎授不倦後

多爲南中名士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距其生春秋
爲幾配江陽李氏有子幾人女幾人公之幾世孫某
來請銘於公轍而幣用筐篚其禮也野銘曰
嘉之山峩峩兮嘉之石鑿鑿兮玆惟處士之永宅旣
封之又銘之以俟知者之知

秋江先生南公墓碣銘

正宗六年原州儒生以故直提學元昊狀請謚于朝
下該曹議仍 命公與金時習成聃壽李孟專趙旅
等幷 贈職賜謚公與五人世稱 端宗生六臣與
死六臣其事雖異而爲其舊主盡節不應貢擧不仕

或逃隱其義一也 正宗在宥凡前代忠良之士咸
得伸枉貤褒舉動事事得宜而是舉尤大慰人望朝
野聳聽或有流涕者公諱孝溫字伯恭學者稱秋江
先生南氏世居宜寧其先有諱在議政府領議政謚
忠景配享 太祖廟庭曾祖諱簡直提學以淸名著
于時祖諱俊司憲府監察考諱恮生員妣李氏公生
於景泰甲戌爲人淸明豪邁在羣輩中超然有高士
風性喜酒時時劇飮大醉好爲危言詭論以觸忌諱
一日母恭人有憂戒語公自是絶不復飮作止酒賦
以自警其後朋友勸之亦不飮也甫弱冠已有求道

志負笈從佔畢齋金先生門得聞性理之學先生不
名公而號之曰老夫非子之師子乃老夫之友也
光廟三年公上書請復　昭陵自　昭陵廢人皆囚
舌不敢出一言公至是抗論之固大駭當世矣都承
旨任士洪言此非人臣所敢議倡議力排領議政鄭
昌孫會與廢　陵之議亦沮之時人皆目之爲狂生
公益悲憤嫉俗慟哭入山澤中或終日不返嘗著六
臣傳門生故舊懼及禍競止之公笑曰吾豈畏一死
而終沒忠臣之名乎傳卒行于時旣而移家江湖間
躬耕讀書暇則戴蒻笠手釣竿與漁人樵子混跡以

行仰見白日在天歎曰人生也直人不可欺天可欺乎庚子中司馬遂不赴擧其友金悅卿謂之曰我則受　先王厚恩不仕宜也子則異於是其爲世道可一出矣公曰復　昭陵後應試亦未晩也悅卿亦不復言公少從事學問輔以師友與朱溪正深源安興公子挺皆友善結爲竹林羽士砥礪名行爲一時士類領袖搢紳章甫道東南者無不禮於其門文章簡潔好自言其志有文集四編傳于世公著鬼神論言紬伸幽明之理後我使至日本其國人至今誦之問何以得此論則其傳已久今不記云公卒時年纔二

十九葬于高陽大壯里之原配尹氏郡守壎女一男
忠世燕山甲子史禍作佔畢門徒以黨錮死者亡慮
百餘人追論公言　昭陵事掘其塚戮之忠世亦坐
死無嗣　中宗即位始復　昭陵雪公寃　贈承政
院左承旨高陽宜寧長興諸郡幷立祠俎豆之　正
宗又命加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賜謚文貞　聖
朝所以褒忠奬節者猗歟盛哉公以一布衣終其所
樹立僅有復　昭陵一疏然推其志雖謂之軒天地
耀日月可也議者謂公與在朝任言責者有異或言
佔畢旣仕於　光陵不當作某文字其時翰林書之

史草以貽禍非也是皆不究經權本末之論也當甲子之禍士大夫膏鈇鑕夷九族者項背相望世皆惴惴然指讀書爲禍胎而君臣大倫之與天地相經緯者獨賴而不墜其誰之功也士當觀大節與其事之是非正否二公之仕與不仕當言與不當言不必論也况其義人得而言者乎自東京白馬之事已有激成出位之論拘文牽法曲訾傍議者不可勝數韓子言小人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嗚呼此　本朝士禍大關係人彼後生輩其可得而議之哉且禪代之際自古難言之是時在廷諸臣相率首鼠喙伏甚者

受　顧命反眼略不知恥者非一二也公固知天命有歸而猶欲以一身撑拄綱常始旣爲箕子之狂豫讓之行終至發塚剖棺𢍰齒剔骸瓜蔓株拏禍延朋族而不自知悔公可謂盡心矣公之歿今三百年墓事多闕宗人謀欲樹碣屬公轍爲文余謂生六臣與死六臣其事具載史官他日必有可攷者特於總論詳言之以竢後之君子銘曰

公歿卅紀後嗣絶有隤者墳榛且閟䰕跳貀號風颷颷噫孰知爲先生之坊淸明在躬狂不爲垢名在于人菑不爲咎天柱折兮山崩蝃蝀翳兮日薄蝕衆昏

矇而墨床我獨察察不蒙世之湯鑊刻銘于石表茲貞士毋犁而耕其封而梓彼高四尺先生攸里

進士鄭公墓碣銘

公諱錫休字德之草溪人其先出光儒侯倍傑後多顯達名宦有諱昌集賢殿校理與六臣同事 端宗六臣死退居不仕祖烓父履堂俱以賢行著鄉黨公故居湖中之德橋讀書其中以自娛客至見琴書幽靜林木蓊密兒童雞犬亦蕭然自得不媿隱君子家弱冠寒泉李先生見而奇愛之手書訓辭以遺之公遂執贄請業凡先生所言輒書諸紳終身不忘其事

親以至孝冬月至江上身負魚以歸以供藥餌疾亟甞糞以驗之甞修治先代墳塋置祭田愀然以祖考之心爲心也鄉里推以爲篤行長者公於小學書用工最多必沉潛體驗盡曉其義然後取四子近思錄等書以讀之其於書有自得不專恃爲記聞淹博旣老喜爲詩酒賞宴不與時人俗子相經過獨李公履成澹之數先輩終始相好澹之淳淳好風儀久爲鄉飲酒賓公履薦孝廉除官不至皆寒泉先生門人也正宗十四年公始中司馬以丁巳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壽七十四葬于忠州西村之原子三人運永道永

晚永女二人適李某李寧載公性潔介不苟進取見
義有不可毅然自守人莫能奪也嘗赴丁卯覆試會
主司與先生家有嫌公曳劵而出或曰親老可少屈
志矣公曰屈志而悅親非吾志也後以進士在太學
俞忠文公彦鎬以罪斥海外太學生欲上章請加律
公曰俞公君子人也吾不忍附時議以斁俞公之行
也諸生鳴鼓黜公而公終不動公爲善不自言故人
鮮知之而顧其律身獨行有足過人者公好學問絶
意功名然教學者必通經術兼治詞賦擧業以立家
爲務故游其門者皆習功令家言以茂才純行著其

子孫未成名者亦能文遠於佻宕躁競之習湖中士大夫至今稱其賢不衰云銘曰
維鄭之先始大而微中世居湖百年于玆維公之學得之於師自修之篤能祛其私自守之嚴能拒其詖道雖窮兮其志則剛善所積兮其發也光我銘貞珉納于墓門永昭懿德貽厥子孫
珍山郡守全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南公墓碣銘
公氏南諱殷老字士說大宗伯靖僖公諱秦耆子也余嘗撰靖僖公墓碑著系譜甚詳公又從葬先塋讀

者可考而知今不書公恬澹少嗜慾性至孝父母歿
自悲無所養益無進取意當是時南氏門第甲於京
師靖僖公家更奕赫珂笏朱輪人以比王謝五竇而
公獨負才落拓退居東山之趾以耕漁自樂時招延
騷人墨客置酒賦詩其人多一代才賢然皆曰某之
詩得於天品非吾所及也　英宗幾年推恩補童蒙
教官陞司圃署别提遷司憲府監察移　敬陵令儀
賓府都事應旨上書請修明小學講規旣而以病去
正宗丙申復爲義禁府都事出監高山邑有隱田民
困於賦重下車悉蠲罷之三年徙飢山又三年移守

珍山撫摩吏民壹以誠意人亦以故不忍欺之及歸訴於朝請留不得則磨崖而頌之盖公三邑之政隨其俗爲寛爲嚴而大抵以勸農興學校爲先務尤善於剖訟斷獄如用利刃破朽竹有出人意者惜其施之者小爾若進處廊廟得顯位而展其志必不止於所止矣以丙午十一月十九日卒壽五十七娶淑人尹氏士人鼎國女觀察使敬龍孫也一男履久公卒履久尚少淑人敎以禮法及長語之曰夫子侍尊姑之疾衣不觧帶曲肱寢側七朔如一日遵尊姑遺志置田奉外氏祭祀任我家事有無不一問此汝未及

知者故告之後履久撮行治履歷及母淑人所以敎

者來請銘於余曰願簡而毋華噫世之求碑誌者細

節瑣行悉書之至作家無所取捨更來請改愈改愈

繁而不厭也而履久則不然此知所以爲孝者也於

是感而爲之言銘曰

世厥顯前者誰天畀厚嗇其施雖不偶無冤辭我銘

阡名昭垂

三登縣令戍川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南公墓碣

銘

公諱守一字純甫姓南氏始祖諱敏以唐按廉使漂

泊來新羅封英陽伯其後世有兄弟三人分居英陽
宜寧固城其季諱匡甫爲固城君公固城君之後也
六世祖諱琴兵曹判書高祖諱世智奉事曾祖諱寅
叅奉祖諱知言有學行官止察訪考諱景孝以孝登
薦剡官繕工監直長以公從勳　贈叅判妣江陵崔
氏叅奉演之女也公幼頴悟甫五歲當叅判公居憂
侍坐恒有慼容見者異之及長治經應科舉屢躓而
無怨尤中表兄吳忠靖公允謙每稱其經明而惜其
蹇屯也萬曆壬辰倭寇猝至公聞變慷慨謂伯仲諸
公曰吾家世蒙　國恩今當危急之時何可顧一身

而忘　君父之辱乎願兄奉護父母以盡子道弟則
所欲忠者國耳又爲文諭鄉人遂杖劒而行遠近人
士聞風來從者甚衆路聞倭賊充斥於永沃之間公
所提弱卒實無前進之勢乃轉向錦山聞重峯趙先
生殉節乃退據于掛榜諸嶺固守以拒賊公雖不得
與重峯同死以遂初志而環所居黃澗一邑得以無
恙者公之力也觀察使聞于朝特授五品職翌年丁
崔夫人憂殮窆祭奠一遵禮制不以亂故而或踈未
服闋除軍資監判官公奉除誥哭曰旣不效忠於國
又未效養於親而朝廷乃更官我何也甲午又遭綠

判公喪哀慽如前喪喪旣免連拜訓鍊院正內禁衛
己亥除馬島萬戶公皆自以無功不就自是專習武
業遂擢第被宣傳官薦屢遷爲都摠府經歷錄宣武
原從功二等 敎旨曰國有亂而靡定爾旣宣力於
中興功無微而不酬予乃推恩於原從癸丑從陳奏
使赴京師光海政亂謝官歸鄕以經史自娛澹然無
進取之志癸亥 反正卽起公爲三登縣令撫摩賙
賑一境蘇安甲子李适叛公召集吏民諭逆順之分
仍簡其精銳而領之隨方伯赴陣與安州牧使鄭忠
信相遇幷馳至黃州見都元帥張公晩多所贊畫張

公奇之悉用其策得以成鞍峴之功亂平復還邑邑
人立碑而頌之明年錄勳以病未叅賀只錄振武原
從功一等陞通政階　敎旨曰果頼蹈亂之忠竟成
殲賊之績以丙寅十月五日卒于家壽六十五葬于
黃澗臥龍山負坤之原初配忠原朴氏學生以鳳女
有女士行繼配廣州李氏忠義衛宗謹女男山斗僉
正女適士人金璘僉正七男應耉僉樞應耆寺正應
著護軍應祖應喬應星應聃主簿內外曾玄不具書
公生値亂世雖以武進身手持已處物皆學問中人
也尤深於易爲當時諸名公所稱賞嘗於鄕人之會

見女妓雜戲移席而避之在燕館與熊處士載弘龐學錄仁裕唱酬詩什熊龐又求見其易說尤起敬焉公雅好學術平生以古名儒自期不幸當艱虞之時一出而拒倭再出而殲李适之亂遂從事於矢石而功亦不大顯君子惜之今公後孫埰錫晦等以性潭宋公煥箕所爲狀來請銘不佞慕公之義而感公之事不能辭焉銘曰

龍蛇之變邑里將墟公倡義旅民志晏如鞍嶺之役王城輸忠自西從戰公與有功公不自居安於早官否泰乘除抱易三嘆百中雖能善止爲哲處於昏朝

最公高節卧龍之原我作銘辭鄉中君子過必式之

金陵集卷之十六